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清稗類鈔 知遇類

汪鈍翁知宋既庭疇三 宋既庭與宗弟疇三俱以孝廉知名，時稱大宋、小宋。或問汪鈍翁曰：「大宋何如人？」汪言阮思曠都不及真長、逸少，而能撮有諸人之勝。

趙千門知王丹麓

王丹麓早年高隱，甚負才望，萊陽趙千門司李亟稱之，喻以天地私蓄。丹麓名暉，杭人。

應嗣寅知張元時辭奇

杭人張廣平，名元時，少與弟辭奇同執經於應嗣寅之門，應亟稱賞之，賞贈廣平以詩云：「子既張目無不識，弟亦下筆如有神。兒如亞子真可畏，元方季方安擬倫。」後果以詩文著稱於時。應名搗謙，仁和人。

查伊璜知吳順恪

海寧查孝廉培繼，字伊璜，明崇禎時名士也。家居歲暮，值雪，偶步至門，見一丐避雪廡下，強直而立，心異之，因呼之入，坐而問曰：「聞市中有手不曳杖，口若銜枚，敝衣枵腹，而無饑寒之色，人皆稱為鐵漢者，汝耶？」曰：「是也。」問：「能飲乎？」曰：「能。」因以壺中餘酒傾甌與飲，丐者舉甌立盡。查復熾炭發醅，與之約，曰：「汝以甌飲，我以袍酬，竭此醅，乃止。」丐盡三□餘甌，無醉容，而查頽臥胡牀矣，侍童扶挾入內。丐巡出，仍宿廡下。達旦雪霽，查酒醒，使人以絮袍與之，丐披袍而去，亦不求見致謝。

明年，查至杭，暮春之初，遇丐於西湖放鶴亭側，露肘跣足，昂首獨行。復挈之歸寺，詢以舊袍。曰：「時當春杪，安用此為，已質錢付酒家矣。」因問曾讀書識字否，丐曰：「不讀書識字，不至為丐也！」查悚然心動，薰沐而衣履之，徐諗其姓氏里居，丐曰：「僕系出延陵，心儀曲逆，家居粵海，名曰六奇。祇以早失父兄，性好博弈，遂致落拓江湖，流轉至此。因念叩門乞食，昔賢不免，僕何人斯，敢以為污！不謂獲遭明公，賞於風塵之外，加以推解之恩。僕雖非淮陰少年，然一飯之惠，其敢忘乎！」查亟起而捉其臂曰：「吳生，固海內奇傑也。我以酒友目吳生，失吳生矣。」仍與痛飲，盤桓累月，贈資遣歸。

六奇世居潮州，為明吳觀察道夫之後。略涉詩書，耽遊虛雉，失業蕩產，寄身郵卒。時王師由浙入廣，舳艫相銜，旌旗鉦鼓，喧耀數百里不絕，所過郡邑，人民避匿村谷間，路無行者。六奇獨貿貿然來，邏兵執送麾下，因請見主帥，備陳粵中形勢，傳檄可定。奇有義兄弟三□人，素號雄武，苟假奇以遊筭三□道，先往馳諭，散給群豪，近者迎降，遠者響應，不踰月而破竹之勢成矣。如其言之，粵地悉平。由是六奇運籌之謀，所投必合，扛鼎之勇，無堅不破，征閩討蜀，屢立奇功。數年之間，官至通省水陸提督。康熙初，開府循州，即遣牙將資三千金存問查家，別奉書幣，邀之至粵，舟輿供帳，俱極肅備。居一載，軍事旁午，得查一言，無不立應，義取之賞，幾至鉅萬。其歸也，復以三千金贈行。

先是，荅中有富人莊廷鑑者，購得朱相國《史概》，博求三吳名士，增益修飾，刊行於世。前列參閱姓氏□餘人，以查夙負重名，亦借列焉。未幾，私史禍發，凡有事於是書者，皆論置極典。吳力為查奏辯，得免。後吳卒，贈少卿，兼太子太師，諡順恪。

龔芝麓知馬世俊

馬章民世俊下第留京，落拓殊甚，以行卷上合肥龔芝麓尚書鼎孳。龔讀至「而謂賢者為之乎」題，至後比「數亡主於馬齒之前，遇興王於牛口之下」，「河山方以賄終，而功名復以賄始」，「七□年以前之歲月已淪，七□年以後之星霜復變」，「少壯未聞諫書，而衰齡反同販豎」云云，淚即泫泫下，曰：「李嶠真才子也！」歲暮，贈諸名士炭金，章民得白金八百兩，明年遂及第。

張自由識拔白謙

陳州環城皆水，產佳鯽。康熙初，張自由撫河南，陳州牧以鯽餽之，摺書鮓鯽百頭。張甚駭愕，促召中軍以手摺視之曰：「送魚者稱尾，此獨稱頭。陳州牧由進士得官，當必有說。」中軍曰：「職有知書之胥白謙，可令人對。」須臾，謙至，跪而言曰：「小人嘗讀《詩經》，有《在藻》之篇，其首章云：『魚在于藻，有頌其首。』其次章云：『魚在于藻，有莘其尾。』故魚有稱尾，亦有稱首者。今州牧之稱頭而不稱尾，正見其尊上之意。」張大驚喜，手扶謙起曰：「汝有此大學識，豈可屈居下役！汝即入我幕府，專掌書記可也。」自後事必諮謙，謙行則行，謙止則止，不踰年，拔為本省提塘，復改文職，旋以同知解秩歸。

顏習齋知朱越千

博野顏習齋，名元。曾於開封市上見一少年甚偉，問其姓字，知為朱越千也，沽酒與飲，叩其志不凡，半醉起舞，為之歌曰：「八月秋風凋白楊，蘆荻蕭蕭天雨霜，有客有客夜徬徨。徬徨良久鸚鵡舞，雙眸炯炯空千古。紛紛世儒何足數，直呼小兒楊德祖。尊中有酒盤有餐，倚劍還歌行路難。美人家在青雲端，何以贈之雙琅玕。」

湯文正知馮山公

錢塘馮山公景條陳淮揚民困於江蘇巡撫湯文正公斌，因萬季野以上之。文正見書三歎息，語季野致意，謂宜勉立德功，不在徒言也。又嘗語沈昭嗣曰：「令友馮山公固是不朽人。青史名長，不在暫時科第也。」

尤悔庵知宋荔裳

宋荔裳標格意氣，風流文采，並足推倒一世，尤悔菴目為東海偉人。悔庵名侗。

尤悔庵知王西樵阮亭

新城王西樵阮亭昆仲之出游也，每過郵亭野店，輒題詩於壁，詩既驚人，使筆斗大，龍拿虎攫。尤悔菴道經燕齊，見之，解鞍造食，坐對移晷，不能去。阮亭名士禎，官至刑部尚書，諡文簡。

王阮亭知吳天章

吳雯字天章，蒲州人，進士允升之子，授臨潁縣知縣。康熙己未，舉博學宏詞，放歸。有《蓮洋集》。初至京師，未知名。王阮亭亟賞其詩，謂為天才。一日，待漏朝房，誦其句於葉初菴云：「泉邊漢祠外，雪明秦樹根。濃雲溼西嶺，春泥沾條桑。」又「門前九曲崑崙水，千點桃花尺半魚。」葉大驚異，下直，即命駕訪之。自是吳之詩名大噪都下。

王西樵知林鐵崖

王西樵嘗稱林鐵崖有異人者三：鬚眉奇古，略如李伯時所畫羅漢相，則異在容貌；下筆落落，能為崢嶸傲詭之詞，出入於孫樵、劉蛻之間，則異在文筆；每當讌會，竹肉間作，或值徜徉山水之際，時而意得忘言，如釋迦拈花，達摩面壁，時而快論斗發，又如春雷奮蟄，奇鬼搏人，則異在性情言語。

吳慶百知毛季蓮

吳慶百以應康熙己未博學宏詞之薦入京，止竹林寺。毛季蓮嘗偕其叔大可過吳廡，坐甫定，輒據柳林，自吟其宴集及登臨諸作，大聲撼四壁。吳顧大可曰：「君家阿咸，正復不減，將不使卿單行。」

毛大可知史訥齋

毛大可嘗謂史訥齋離睦居家，事父怡愉，不聞嘻噀，似陳季方；把臂堪託以妻孥，似朱生；見利思義，不因人炎熱，似童子鴻；嗜酒疏脫，每一飲，必陶然盡醉，而諸務不失簡則，似張黃門；訓諸經百氏，鉤深致遠，可使擔囊負笈，執經問字者不絕門舍，雖傾筐倒篋，隨叩隨應，猶鼠壤有餘物，似馬季長。史名廷柏，與毛皆蕭山人。

彭羨門知沈去矜董文友

海鹽彭羨門尚書孫遜在廣陵，見沈去矜、董文友詞，笑謂鄒程邛曰：「泥犁中皆若人，故無俗物。」

黃俞邵知周櫟園

晉江黃俞邵，名虞稷，嘗謂周櫟園吏事精能，撫戢殘暴，如張乖崖；屢更繁錯，乃別利器，如虞升卿；文章名世，領袖後進，如歐陽永叔；博學多聞，窮搜遠覽，如張茂先；宏獎風流，座客恆滿，如孔北海；心好異書，性樂酒德，如陶淵明；敦篤友朋，信心不欺，如朱文季；孺慕終身，友愛無間，如荀景倩、李孟元；登朝未久，試用不盡，如范希文；遭讒被謗，坎壈挫折，如蘇長公。櫟園名亮工。

丁葯園知李湘北

丁葯園儀部嘗典試河南，在闈，搜採瑋異，得一卷，奇之。同考官以波瀾簡質，度其人已老，請置於乙。丁曰：「才與膽峙，豈老生所辦，此必年少知名，終為大器者也。」榜發，乃永城李湘北天馥也。同考官出語人曰：「吾以世目衡文，幾失此佳士。」李年方弱冠，名振西清，以文章道誼有聲於世，後官侍郎。

許原孝知許彝干

許彝干少而岐嶷，總角時，偶詣從祖原孝。原孝冠見之，左右曰：「孫見祖，何必冠？」原孝曰：「此子是許氏南來之秀。」

萬季野姜西溟知方望溪

古文大家，必推桐城方侍郎苞為正宗，裁成而引掖者，實賴一二先吉。侍郎少遊京師，下筆為古文。輒工。萬季野奇之，告之曰：「勿讀無益之書，切為無益之文。」侍郎終身誦之，遂一心窮經。後讀徐所雕九經解三過，為文益峻潔。時姜西溟方以古文伏天下，揚於眾曰：「後來之秀也。」侍郎名遂大起。

陳筠受知於海外國王

吳縣陳筠字友石，幼孤，善書，能琴棋，獨不能治家。年長未娶，父產已蕩然無存，乃挾三金入山販筍，至崑山王彥修家賣之。居數日，彥修語之曰：「天氣蒸熱，筍包宜開矣。」開則筍已腐爛。囊餘二金，乃販時憲書數本，賣以度日。既而鬻字於蘇州閭門，為扇肆寫扇。一日，有滿洲大員奉旨封王至海外者，方南下，泊舟閩關外，令家人買扇，筠為書之。滿洲大員閱之稱善，酬白金一兩，邀至舟。茶罷對弈，歡若平生，謂筠曰：「我奉旨航海，倘不棄，與我同行，則幸甚。」筠諾之。餽三金為安家資，筠以金奉母，金製衣，更以金買肴饌，徧款同舟之人。既而舟至琉球、安南諸國，其王尊天使，並及同來之客，所至分庭抗禮，各求其字，一小字酬一小銀錢，一大字酬一大銀錢。舟至高麗，高麗王太子好音律，與筠鼓琴，乃授以新聲數曲。太子喜，謂其侍官曰：「我國僻處海中，得陳先生至此，天賜也，宜厚贈之。」於是所贈金銀珍寶象犀珠玉之物，不可數計。歸舟至大洋，舟重不能行，柁工命以所載金銀撒入海中，約存二三萬兩，舟始能行。趁風至福建漳州，值漳、泉大荒，筠所至賑饑，費萬兩，而自以二萬金歸家娶妻。後與其婦兄貿易，不數年，復蕩盡，為窶人。晚年賣藥於陽澄湖之濱，跌損一足，然興甚豪，猶不肯作寒乞相也。

高麗使臣購徐成顧詞

吳漢槎戍寧古塔，行筇攜有徐電發鈞《菊莊詞》、成容若德《側帽詞》、顧梁汾貞觀《彈指詞》三冊，會高麗使臣仇元吉、徐良崎見之，以一金餅購去。元吉題《菊莊詞》云：「中朝寄得《菊莊詞》，讀罷煙霞照海湄。北宋風流何處是，一聲鐵笛起相思。」良崎題《側帽》、《彈指》二詞云：「使車昨渡海東邊，攜得新詞二妙傳。誰料曉風殘月後，而今重見柳屯田。」以高麗紙書之，寄至我國。王阮亭《漁洋續集》有「新傳春雪詠，蜚徼織弓衣」句，即指此。

蔡文勤知張鵬翼

連城張鵬翼耄而好學，嘗曰：「考亭易簣之年，乃我下帷之始。」所居鄉曰新泉，男女往來，分二橋，道不拾遺，市中交易，先讓外客，皆服其教也。漳浦蔡文勤公世遠甚器之，嘗書「醇學」二字以表其間，語人曰：「吾知蔡君甚深也。」

方觀承一生知遇

桐城方氏以《南山集》一案，牽連遭戍者餘人，觀承之父亦與焉。於是方觀承歲恆隻身徒步，省親於塞外。嘗轉徙至浙之寧波訪戚某，比至，歲已屆除，見其戚倚門諸奴，皆貂帽狐裘，甚豪倨，自顧襤縷，往謁恐遭逐，乃於其巷中賃屋以居。惟以資斧將盡，進退兩難，日於門簷下探聽其戚居鄉狀況。對門一屠奇方狀貌，詢邦族，詰來意，曰：「我與之同巷二三年，未見其恤一親族，去恐無益。」方聞言，深悔輕至。屠曰：「先生既士族，必能書，亦解算否？」方曰：「略諳之。」屠曰：「時將度歲，我有帳目，煩一結，代開帳單，以便索欠。寒舍伊邇，便請下榻，何如？」方遂往。屠呼妻出見，款接甚殷。方持籌握算，半日已畢。屠出索逋，得錢較往歲為豐。除夕，具酒肴，延方上坐，作守歲宴。屠女五歲，亦隨母側坐。元旦，方欲行，屠堅留之，并囑其妻為製絮袍相贈。至六日，屠捧絮袍，婦攜襪履至，奉方服訖，見方帽破碎，乃脫己氈笠易之，並贈錢二千為路費，遂別去。

方至杭，偶游西湖，見數人圍星士而談相。星士瞥見方，遽離案出揖曰：「貴人至矣。」方疑其揶揄，正色曰：「我不求相，何遽相戲！」星士諦視曰：「此非深談處。」遂收卜具，邀入小廟，揖之坐，曰：「予跋涉江湖數十年，閱人多矣，無一失者。子某年為何官，某年至總督，惜不能令終耳。今官星已透，可速赴都，以應機緣。」方曰：「無論罪人子無仕進路，即有機緣，徒手何由北上？」星士取二金贈之，並出一名條，囑曰：「他日節制陝甘，有總兵遲誤軍機當斬，千萬留意拯之，此即以報我也。」叩其姓氏，杖梧以對。遂行，至直隸，行李為盜掠。將至保定，訪其素識某，至白河，遇大雪，凍斃古寺外。僧啟戶，見方僵臥雪中，掖入灌救，始甦。頗相契，留數月，始行。

先是，寺中有老僧，蓄金石極多，老僧圓寂後，無講此者，因悉出所蓄，浼方鬻之，捆載至保定，就督署前設行肆焉。制府出，前導噴方收肆遲，橫加鞭扑。方憤甚，棄去，赴都，至東華門，以測字資旅食。適平郡王輿過，見招帖，善之，呼問，知為方書，延歸，掌記室，備蒙禮遇。久之，藩邸楹帖盡出方手，世宗臨幸見之，詢何人筆，王以方對，即召見，賞中書，從此受知。由監生至建節，不過年。方既貴，招屠至，贈以三千金，令改業，並為其女擇佳婿。遣人至白河，修古寺。後果總制陝甘，督餉嘉峪關外，總兵某違誤軍機當斬，力為開脫，則星士乃其父也。方思晚節不終之語，恆懼不免，及總制直隸，迎星士至署，求解免法。星士曰：「定數也。惟作大善事，救千萬人命，或可感動彼蒼。」方備檢案牘，見直隸通省報流民路斃者，歲多至數百起，思設留養局以拯之，方定見而未發也。翌晨，往見星士，星士遽賀曰：「公滿面祥光，必已有莫大功德，不特獲免刑戮，並可望累代貴顯矣。果何事而至此？」方詳告之，遂奏行焉。後陝甘軍營事發，兩督撫、一將軍皆罹法，方亦應坐，奉特旨原免。

鄂文端知孫文定

世宗朝，合河孫文定公嘉淦被誣有焚贓，據以入告者，某親王也。上詢鄂文端公爾泰，文端曰：「孫嘉淦性或偏執，若操守，臣敢以百口保之。」上意解，即命文端弟訊問。事白，抵誣者罪。文端弟名爾奇，時與文定同以少司空兼祭酒，亦賢者也。

梁文莊知侯夷門

台州侯元經，字夷門，才士也。詞賦敏贍，屢躋場屋。年五，官縣佐，解餉至戶部，筦庫之吏有所需，不即予批迴，侯末僚而貧，大窘。時錢塘梁文莊公為侍郎，見侯名曰：「此夷門也。」語司官：「某尚書祭文，諸公謙讓不作，盍以屬之？」即召至戶部後堂，給筆札。不移晷，成駢體，極莊麗。某司官復進曰：「此堂官公祭文，諸司尚需一首，亦以相屬。」侯磨墨濡筆，復成四言韻文，於是堂上下嘖嘖稱賞不已。彼筦庫者已袖批迴，侯侯出而付之，明日，束裝行矣。後鎮江黃太守永年試童子，延至署閱卷，後如廁，陷而卒。身後蕭條，無一長物，江寧令袁枚以百金資之，始歸其喪。

尹文端知程鏡濤

程鏡濤嘗為尹文端公幕客，賓主甚契。初，尹下車江南，微行巡郡邑，至嘉定城隍廟靈苑中。時方春游，士女雜遝，尹踞坐磐

石，鏡濤適至，遇婦女，側身避之。有遺釵者，鏡濤拾得，亟訪其夫，還之，其夫感謝，且叩姓氏，不以告，拱手遙去。尹追而擊其袂曰：「先生一舉有三善焉：不日色，一也；不拾遺，二也；不徼名，三也。觀子於微，知非矯飾所致。某閱人多矣，未有高誼如先生者。」遂與訂交，已而延之幕府。尹督兩江，賢聲大著，章奏悉出其手。

紀文達知朱子穎

試帖初興，多尚典瞻，紀文達始變為意格運題，館閣中人輒呼此體為紀家詩。乾隆丙子，文達以扈從道出古北口，偶見旅壁一詩，剝落過半，中有「一水漲喧人語外，萬山青到馬蹄前」二句，奇賞之。壬午，順天鄉試，文達充同考官，得朱子穎運使孝純，投詩作贊，則是聯在焉，因歎鍼芥之契，果有夙因。後出督閩學，道浙，嘗於嚴江舟中賦詩云：「山色空濛淡似煙，參差綠到大江邊。斜陽流水推篷望，處處隨人欲上船。」嘗語子穎，謂此詩實從「萬山」句脫胎。人言青出於藍，今日乃藍出於青矣。

金冬心感倦知己

錢塘金冬心名農，續集自序，多述其自少至七〇所遇前輩詩老聞人評詩贊美之語，文頗詭瑋無繩幅，而感倦佑己，真氣在胸。節錄數段，以存逸事。南山之南吳慶伯徵君，隱居閉關，卻軌著書，比牛腰粗。隔月，昇軟輿過談亦諧【亦諧，杭詩僧。】禪窟，見予《林逋墓上作》，謂亦諧曰：「吾新營生壙，宜乞此子寒瘦詩，阿師為吾乞之，吾以高辛氏銅盤、太康玉辟邪相報。百載後，幽光藉之不泯也。」又乾隆丙戌，渡羅剎江，訪九〇一翁毛西河太史，至會稽禹穴，觀窆石，作九言詩。太史激賞，誇示賓坐曰：「吾年逾耄耋，忽睹此郎君，紫豪一管，能顛狂耶！」又讀書吳中，秀水朱檢討在慧慶寺主東南詩盟，懷刺往謁。檢討出迎，笑曰：「子非秀水周林張高士宅賦木蓮花錢塘金二〇六乎？吾齒雖衰脫，猶能記而歌也。」又辛丑游揚州，謝秀才前義馳譽江表，不可一世，見予《景申集》雕本，槌壁發顛曰：「吾目如炬，不輕讓第一流，何來狂夫，奪吾赤幘！」又予赴萊東，道經臨淄，邂逅趙秋谷詹事，索予詩，啞啞撫掌曰：「子詩造詣，不盜尋常物，亦不屑效吾鄰家雞聲，【鄰雞即指王文簡公士禎不忘談龍舊隲也。】自成孤調。」又客澤州陳幼安學士四載，相國午亭，留詠殆遍，中條、王屋，無處不放膽題詩，學士歎曰：「吾不幸〇六中進士，翱翔禁庭〇年，罷歸，不深讀書。今夜鑑相對，受益良多。君鄉查翰林兔園挾策，吾最薄之。君詩如玉潭，如靈湫，綆汲不窮。非吾友，實吾師也。」從此執業稱詩弟子。又華亭張得天尚書，【即文敏公照。】曾屏車騎訪予櫻桃斜街云：「昨見君《風氏園古松歌》，病虎癡龍，造語險怪。君善八分，遐陬外域爭購，極類建寧、光和筆法，曷不寫五經以繼鴻都石刻，吾當言之曲阜上公。」又予在新安，臨川李侍郎來游黃山，乃云：「君刻集自稱冬心先生，吾謫官時，曾諾君作記，記古人自稱先生四〇九家，今可償夙願矣。若君詩，凌顏轅謝，含任吐沈，久播人口，吾不復稱說也。」

阿文成拔擢人材

阿文成善拔擢人材，每遇散僚卒伍，一二語，即知其器識，輒登薦牘，故人樂為用。嘗識興奎於軍校，奇其狀貌，令攻某寨，即日授副將。海蘭察權奇自負，同時無一當其意，獨服文成驅使，辱罵惟命，遇他帥，雖禮下之，不樂為用。

彙調元推器盧抱經

餘姚盧抱經學士文弨，少傳父業，敦篤詁古，婦翁彙調元甚推器之，以為風韻似其外祖馮景，其湛深乃過之也。學士父藏景遺藁於家，有示抱經詩云：「外祖馮山公，文章驚在宥。衣鉢無後人，瓣香落汝手。」抱經謹識之，晚乃出景《解春集》，請長洲彭紹升別擇鈔行。

塾師賞錢大昕之破題

錢大昕幼時，塾師以「至則行矣」命作破題，大昕援筆書曰：「入其室，闔無人，但見雞毛一堆而已。」蓋從上文「殺雞為黍」而言之也。塾師見之，大激賞，謂文思迥不猶人。此足與鄭成功幼時作「當灑掃應對進退」題文：「堯舜之揖讓，一灑掃應對進退也；湯武之征誅，一灑掃應對進退也」數句，並傳不朽。

李穆堂知劉海峰

劉海峰名大樞，桐城人，古文名家。少以文謁臨川李穆堂侍郎紱，李驚曰：「五百年無此作者，歐、蘇以來一人而已。」

紀文達知陶文毅

陶文毅公澍某年會試下第，無力出都，不得已，鬻謝石之術於某胡同。其地近紀文達公昫寓邸，文達出入，習見之。一日，詢閭者，以湖南舉人對。命延入，索閱其文，亟賞之，屬假館餘屋，善視之，俾俟再試。陶自是德紀甚，及貴，則厚恤紀之諸孤，兩家往還如族姓。

阮文達知蔣徵蔚

乾、嘉間，元有三蔣：伯莘，字於野；仲徵蔚，字蔣山；季夔，字希甫。皆工詩，人各一集。蔣山尤淵博，治經史小學，兼通象緯，著述甚精，詩文才力雄富，無所不有。弱冠游浙，阮文達公元方督浙學，一見傾倒，留之署，約為異姓兄弟，復序其《經學齋詩》，調研精覃思，夢見孔、鄭、賈、許時，不失顏、謝山水懷抱也。

王蘭泉得淮海四士

青浦王蘭泉侍郎昶嘗曰：「吾於淮海得四士焉：給事中王念孫及子引之善蒼、雅之學，汪中為楊、馬之文，劉台拱有曾、閔之養。」時謂四士三美，宜矣。

巨室識林文忠

福州林文忠公則徐之父，以賣柴為生。幼時，輒隨父力作。有巨室某，見其器宇非凡兒，頗以為異，試與語，應對有序，聰穎殊常。計其必有成就，乃謀於其父，令伴諸兒讀，時僅〇二齡也。由是遂得通顯，歷任巡撫總督者〇三省。

汪文端知姚石甫

山陽汪文端公廷珍督學安徽，聞姚石甫鄉試中式，語萍鄉劉金門侍郎鳳誥曰：「吾昔於皖中佳士，無所遺，獨惜未得姚登，今君暗中得之，何快也。」及姚成進士，為福建平和縣知縣，赴官，過錢塘。時汪督學浙江，姚謁之，縱談三日，索觀詩文，為題詩卷首，有「眾鳥啁啾中，獨見孤鳳皇」之句。石甫名瑩，桐城人，後官臺灣道。

何文安知李文恭

湘陰李文恭公星沅嘗以編修督學廣東，時道州何文安公數主文，所在有清望，文恭叩以利弊，筆識之。文安斂手曰：「子能虛心問，實心行，吾不獨為粵士慶，為異日封疆幸矣。」

李文恭知曾文正能辦賊

李文恭為欽差大臣時，曾遇曾文正公於逆旅。時粵寇方起，殊以為憂，談竟夜。明日，李出京，臨去時，按曾於坐而拜之曰：「吾視天下人，惟君真能辦賊。星沅老矣，無足言者，此一拜，所以寄此任於君也。」

林文忠知左文襄

左文襄微時，為林文忠所知。道光戊戌，林起自原籍，督師廣西，胡文忠騰書薦左。林過湘，使縣令覓左，時歲晚，將歸家，拏舟江岸，縣吏從小舟中大索得之，與共登林舟，忽失足落水，衣履盡溼。登舟，敘禮畢，即謂林曰：「聞古者待士以三薰三沐之禮，今三沐，已拜領之矣，若三薰，則猶未也。」林笑曰：「子猶作文語耶？速易衣，防中寒也。」是日，即宿舟中，為竟夕談。談次，及新疆邊事，忽舉手拍左肩曰：「他日竟某之志者，其惟君乎！」左亦殊自負，後卒如林言。左晚年嘗引以語幕僚，謂一生榮幸，此為第一。是時，林即於舟中手書一聯贈左，聯云：「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，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。」上款書「季高仁兄先生大人法正」，下款署「愚弟林某某」。左極感之，晚年，猶懸此聯於齋壁。

陶文毅知左文襄

左文襄禮部報罷，回籍，佗僚甚，充醴陵書院山長，脩脯至菲，幾無以給朝夕。時安化陶文毅公澍方督兩江，乞假回籍省墓。當時輪舶未通，吳楚往來，皆遵陸取道江西。文毅奉優詔，馳驛回籍，地方官吏供張悉有加。醴陵為贛、湘孔道，縣令特假書院為行館，囑文襄撰書楹帖，其上房聯曰：「春殿語從容，廿載家山，印心石在，大江流日夜，八州子弟，翹首公歸。」印心者，文毅家有古石一，其形正方，名之曰「印心石」，故文毅齋名即以印心石屋命之，召見時宜宗嘗從容詢及也。文毅睹楹帖，激賞不已。問縣令孰所撰，令具以文襄姓名對，即遣輿馬迎之至，談一日夜，大洽，即延入幕府，禮為上賓。

文毅得子晚，其公子尚在髫齡，而文襄有一女，年與相若。文毅一日置酒，邀文襄至，酒半，為述求婚意。文襄遜謝不敢當，文毅曰：「君毋然，君他日功名，必在老夫上。吾老而子幼，不及睹其成立，欲以教誨累君，且將以家事相付託也。」文襄知不可辭，即慨然允諾。未幾，文毅騎箕，文襄經紀喪事，挈公子歸里，親為課讀，且部署其家事，內外井井，如文毅在時。陶氏族人欺公子年幼，群謀染指，賴文襄之禦侮，得無事。文毅藏書甚富，文襄暇日皆遍讀之，學力由是日進，一生勛業，蓋悉植基於是時也。

駱文忠信任左文襄

咸豐初年，左文襄以在籍舉人，就張石卿中丞亮基之幕。張去位，駱文忠公秉章繼之，信任文襄尤專。文忠每公暇，適幕府，值文襄與幕僚數人慷慨論事，援古證今，風發泉涌，文忠靜聽而已，未嘗置可否也。

胡文忠知鮑武襄

鮑武襄公超，四川奉節人。微時在蜀，拐某民家婦，遁而至湘，寄其婦於長沙理問街某刀店。刀店主婦收養之，武襄乃呼為乾阿嬭，隻身赴鄂，謁鄂撫胡文忠公。文忠一見器之，曰：「汝誠將才，若統一二營，必為出奇制勝之偏師也。」武襄大喜，亟還湘，召募湘人兩營，率以見文忠。文忠訝之，意謂實未給劄令募兵，然既來，姑給游餉。自是遂率師勦寇，然以無的餉，故每克一城，許部曲掠三日，三日後則嚴戒秋毫無犯。

朱伯韓知張忠武

臨桂朱伯韓觀察琦嘗居諫垣，與蘇廷樞、陳慶鏞齊聲，號稱三直。粵西寇起，方在籍辦團練。張忠武公國樑之來歸也，官吏多疑之，觀察獨謂忠武可任事，毅然以□□保其無他，忠武卒為名將。

鄧保之知王闈運

鄧繹字保之，湖南武岡人。少有大志，不屑屑章句，喜訪求才俊，嘗謂求才為經濟第一事。湘潭王王秋檢討闈運幼時讀書村塾，繹聞人誦其詩，有「月落夢痕」之句，喜曰：「此妙才也。」即往訪訂交。王故貧，繹資之，使學於名師，又逢人譽薦之，由是闈運學益精，聲名大昌。

鍾建霞受知於司帳者

咸豐朝，有廣東運使鍾建霞者，起家寒微，以賣油為業。時漕運方盛，必擔油赴糧艘求售。一日，以索值往，適司帳者方句稽款目，盤珠格格不已，鍾睨其旁。久之，司帳者問何人，以索油值對，並謂君帳於某某處有誤，故不符合。乃屬鍾代算，數悉符，則大喜，詢姓名里居，留之舟中，相助為理，月酬以金，視擔油豐且逸矣。

越數年，糧艘裁，司帳者謂：「吾今亦無所事，我二人盍業賈。」遂托以三千金往來販運，贏利倍蓰，其人欲與分，鐘不可，但計月取辛費，固與而固辭焉。因為納粟，得巡檢，選授湖北兩底司。未幾，胡文忠駐兵新堤，饟糈支絀，鐘以隨辦捐輸，保升沔陽州州同，旋擢知州，積官至廣東鹽運使，以精明綜覈見稱。

胡元煒捐官之奇遇

胡元煒之初仕也，告貸戚友，得數百金，將入都捐從九雜職。方在渡口僦舟，忽有一人來共渡，與語甚洽，因結伴同行。入都，僦屋同居。月餘，其人忽問胡曰：「子來何事？」曰：「將捐官。」曰：「盍將履歷示我。」胡示之。數日，忽謂胡曰：「吾已為子上兌，捐知府矣。子攜來之物，即可作歸費。大丈夫生當斯世，何必齷齪為小官。且朋友有無相通，我有餘財，敢不為子圖耶？」胡驚喜拜謝，云不敢忘德而已。

胡出都，到省未久，即奉檄置廬州府。時為咸豐癸丑，粵寇悍黨方攻廬州也。胡資望淺，忽權守雄郡，蓋亦其人為之經營，胡初不知也。及在圍城中，一日，忽有人持名帖入署，胡視之，大驚，蓋即代捐知府之人也，出都後已久不相聞矣。屬胡毋衣冠相迎，恐涉張皇，令外人知也。胡迎入，拜述前德。其人曰：「子毋然，吾將以□二月□七天下廬州，子能迎降，必受封王之賞；不然，則命在今日矣。且子受我德甚大，今廬州兵餉兩絀，決不能守，與其執迷而自速厥死，孰若報德以取富貴乎？」胡躊躇良久，決意從寇。屆期，寇由胡所守之門入城。廬民聞胡通寇狀，至城破時，相率入府署滅其家。胡降，寇使擔水執爨，旋授以職。後官軍克安慶，執而戮之。

譚紹洸待士人

粵寇譚紹洸據蘇州時，有一士人為其徒所擄，擁之入見。譚見其溫文爾雅，體羸甚，謂之曰：「知書否？」士人曰：「□年窗下，苦讀未成，今不幸見獲，家有老父，當倚閭而望矣。」譚曰：「姑居此，吾當送還家也。」因與談《左傳》，刺刺不休，士人亦背誦如流。譚大喜，撫其背，知其寒，解衣衣之。士人素佞佛，夜靜無人，輒禮斗。譚偶見之，戒曰：「此間以拜偶像為例禁，幸余見之，尚無害。營中有墨面大漢，最粗暴無禮，苟為所見，則汝頸不足血彼刃矣。彼故渡僧橋惡丐也，以軍功擢大將，幸自注意，勿撻其怒也。」居數日，譚曰：「吾見汝身軀孱弱，此間不可久居。今派小隊，送汝歸家矣。」士人稱謝而歸。

石達開知熊儒

熊儒字屈人，嘗挾策金陵，干粵寇洪秀全，不能用也。石達開與語，奇之，告秀全曰：「熊某，奇才也。若用之，天下不足平矣；不然，即殺之，勿以資敵。」秀全猶豫未決。尋某酋被收，儒以書告達開，勸速遁。達開就其館訪之，已不知所之矣。

李文忠知王韜

咸、同間，吳縣王紫詮廣文韜曾上書於粵寇之號稱忠王者，洋洋數千言，皆足致官軍於死命，而不見用，乃走南洋，歷諸島，息影於香港百步梯。初亦曾客忠幕，多所擊畫，忠於是書乃交臂失之，不可謂非朝廷之幸也。蓋粵寇不能善用五人，故致顛覆如是之疾。五人者，石達開、李秀成、錢江、容閔與韜也。韜名籍甚，斯時李文忠擬以上賓待之，聘使交至，胥遜謝，其答書有「此心久灰，老朽難用。同根相伐，敢再加厲」等語。文忠得書，數歎息曰：「張元不為宋用，誰之過歟？」

曾文正知楊毓柝

拔貢朝考，得知縣，以到省先後為補缺之序，授職後，即詣吏部領憑，既領憑，未有不即時湍往者。曾文正為侍郎時，有兩門生，皆得直隸知縣，同時往謁。問行期，其一為楊毓柝，遽對曰：「已雇車，即行矣。」其一則某，曰：「方待束裝。」文正疑楊為巧宦，已而聞先去者乃某也，因歎曰：「人固難知哉！楊嚮者之對，正其拙耳。」文正後頗遺書直隸大吏，言楊之賢。及楊復至，文正問相待如何，楊曰：「上官待屬吏皆好，待毓柝亦好。」文正大笑曰：「若真老實矣，好，好！」楊後官至大名府知府，某竟以事被劾，如文正言。楊澹於宦情，文正督直隸時，欲委署道缺，竟辭歸。乃贈以聯云：「已喜聲華倖召杜，更看仁讓式鄉閭。」

曾文正知江忠烈程忠烈

江忠烈公忠源初謁曾文正於京邸，既別去，文正目送之，曰：「此人必名天下，然當以節烈死。」時天下方無事，眾訝其言之不倫。後□餘年，忠烈果自領偏師，戰功甚偉，殉難廬州。

文正東征時，滬上乞師，乃奏請以合肥李文忠赴滬，而以程忠烈公學啟從。臨發，文正送之登舟，拊忠烈背曰：「江南人譽張

國樑不去口，君去，亦一國樑也。行聞君克蘇州矣，勉之！」李至滬，由下游進兵，自青浦、崑山轉戰，拔名城，殲大憝。雖嘗借助英、法兵，而西人獨推忠烈功為淮軍諸將最，其聲威殊不出張忠武下。嗣克嘉興，先登，中鎗仆地，卒不救。其以死勤事，亦與忠武同。

曾文正重羅忠節塔忠武

曾文正生平所最器重者二人，曰羅忠節公澤南，曰塔忠武公齊布，分兵殺賊，屢建奇勳。後羅、塔同時殉難，曾臂援頓失，東西南北，往來無定。湘人為之口號曰：「拆掉一座塔，打碎一面鑼，穿爛一部口。」蓋紀實也。

曾文正識拔杜文瀾

秀水杜小舫方伯文瀾始以錢幕入仕，曾文正至金陵，頗不然之。適由行臺移節府，見堂室所揭楹聯，於人地事切切，奇賞之。詢為杜之手筆，即延見，譚至鹽務、洋務，尤指畫詳明，並條陳利害，灼然可行，歎為奇才。旋奏署江寧藩司，由是偏歷三司五道，然未嘗引對入都也。及沈文肅公葆楨蒞任，乃以嗜好太深，劾之去職。

曾文正知容閔

容閔字純甫，香山人。年七歲，即學於英教士。三，從美教士普拉溫。普愛其才，攜之至美，使肄業於葉爾大學，時年九。後七年，畢業回國。又年，始受知於曾文正。同治中，奏設機器製造局於上海。文正使容赴美購料，容乃建議，遣聰俊子弟遊學於美。文正從之，使為監督，兼充駐美副使。適華工在祕魯、古巴諸國受虐待，事聞，中朝使容就近往查，屬實，遂禁止移民祕魯。已而文正薨，李文忠悉召遊美學生回國，皆未畢業。容大失意，遂留美二年，不還。

先是，容娶美婦，舉二子，皆三餘歲矣。光緒甲午中日之役，雖在海外，然仍不忘故國。時張文襄主戰，幕客某與容識，容因獻策於張，其一日：「請親赴倫敦借款一千五百萬元，購辦現成鐵甲艦三四艘，招借洋兵五萬，由太平洋出拊日本之背，以阻其西侵之勢。」其二日：「借款歐洲某國四億元，以臺灣為抵押，九九年還，大興海陸兩軍，以挽頹勢。」張納第一策，飛電促赴英。容急詣倫敦就富商謀之，富商咸欲以海關作抵，文忠與赫德皆不欲，議垂成而寢。

後數年，日皇簡兒玉大將為臺灣總督。一日，有白髮短軀者來，投刺，書「容閔」兩字。兒玉出見之，極道傾慕之意，已而曰：「今竊為足下危者一事。」容不解，促膝問之。兒玉曰：「前者閩浙總督致書，言容閔苟來，請捕拿解交。」蓋謬傳容為康黨也。容泰然曰：「公欲捕我，固無所逃。雖然，我為祖國謀，為忌者所中，此士之榮也。」兒玉笑曰：「我不為貴國捕吏，請足下勿慮。」因出報紙示之，曰：「此事為何人提倡？」蓋所錄者即容向所建第二策也。容受之讀竟，曰：「此非他人，即我之策也。」舉右手叩其胸者三，乃繼語曰：「此言借款億元，非事實也。吾欲借者，特其半耳。」兒玉笑而頷之。容曰：「他日苟臨國難，吾將復建此策，人不能奪吾志也。」時兒玉將東歸，勸容俱往。容適患喘，不果行，居數日，遂詣香港。兒玉派兵四人晝夜為之警護焉。

曾文正知李芋仙

李芋仙名士棻，四川忠州人。嘗為江西南豐令，劉仲良中丞秉璋劾罷之。初，芋仙客曾文正所，使酒漫言，文正以方外蓄之，不甚重也。然時憐其才。文正官江南日，芋仙屢有干請，戒門者勿通，芋仙乃以四詩。用稟封達之文正，讀之稱善。次日，梅小巖方伯啟照入見，文正曰：「李芋仙終是才人，務為之地，勿使失所。」於是芋仙得以溫飽數年。文正卒，乃流落上海，教一二女伶度曲以自給。所藏書鈔有「忠州李芋仙隨身書卷」一印。其上文正詩有云：「憐才始信得公難。」文正為之動心者此也。

曾文正李文忠識劉省三

劉銘傳字省三，懷遠人。自幼喜弄棍棒，粵寇據金陵時，劉糾合數百人練之為團，以衛地方。然以經費支絀，嘗遣其所部劫資以為助。邑人大忿，控之於欽差大臣向忠武公榮，向命邑令就地正法。令使人站籠，將斃之也，然劉無所苦。守役奇之，與之談。劉謂：「因公獲罪，自問為全大局計，無所懟。惟吾死恐邑亦陷矣。」役心善之，乃與偕亡，中途，守役別去。

劉乃至蘇州，以鄉誼謁李文忠公鴻章，李畀以幫哨。未幾，曾文正公國藩閱兵至蘇，命傳見，且納為門生，旋令統領四營，去待罪時僅八日耳。其後洊至提督，改巡撫，遂開府臺灣。

程忠烈感曾貞幹

合肥程忠烈公學啟初從粵寇，後降於官軍。降時，與所部數百人俱，嚴裝持滿，叩曾文正之弟貞幹壁門，大呼曰：「我來降，追者在後，故不能釋兵。信我，可開壁相迎；不信，亦請發礮相擊，免使我死賊手也。」曾聞之，遽倒屣出視，傳呼開壘門納之。程以此感曾甚，誓效死以報。

酒家叟識王筱嵐

黔陽王筱嵐，同、光間以詩文名。少時家貧，為村塾師，三應童子試，不售，人咸藐視之。王鬱鬱不樂，奇懷於酒，日持百錢至村店沽飲，必醉而歸，醉則益詈人，或痛哭大叫不已。酒家叟獨敬之，待遇不與常人同。王怪之曰：「汝酒家傭也，豈知我哉！何厚我？」叟曰：「君舉止非碌碌者，何困於是？」王曰：「汝豈知，貧家子豈有讀書分耶？終歲辛苦，得館穀，不足買一書。富人圖書滿家，子孫竊出易狗馬，然不得入寒士手。若吾，豈有福讀書者？已矣，吾其醉死矣！」言已，擲杯，狂叫而起。叟曰：「君不聞映雪囊螢事耶？士豈患貧哉！雖然，老夫當為君助。」乃延王至家課子，兼督其自學，有所需，力為之謀。王感其意，肆力於學，數年乃大進。後王與叟子皆成進士，為詩古文辭，有名於時。時叟年七十餘，猶親見之，王尊為師。叟曰：「君力學之功也，老夫何與焉。」

左文襄知英果敏

左文襄公在西疆時，湘軍而外，旗營勇營，林立其間。遇有餉項支絀時，無不立予協濟，以是人服其公。然意氣甚盛，雖有與文襄官秩相等者，而言語酌酢，書函往復，若自處於卑下，則遇有所求，無不如志。英果公翰時任烏魯木齊都護，一見傾倒，派兵派餉，以供使用，概辭不受。嗣奏陳邊事艱難情形，極推文襄之功，遽得月協八萬鉅餉，情好以是日密。將軍金順頗不能事，將奏薦代領其眾，未及，而英卒矣。英疾亟時，以寸紙手書告訣，文襄為之痛哭，告僚友曰：「西邊少一替人，吾且傷一知己矣！」飛章表其夙勤，為理身後事。甚備。文襄向論旗員習氣重，解事少，遇金順，猶以部曲等之，至果敏，則稱為有用才，同時督撫罕有其比也。

張文襄待遇僚屬

南皮張文襄公之洞督鄂，勳績頗著，然頗有僻見。僚屬以事晉謁，或上條陳，甫接見，張默坐無語，若倦而假寐者，久之而發言，果為所稱許，當視為循例套語之敷衍而已；或搖首蹙額，未幾且呵叱之，則其人不出數月，必再被傳見，為所用矣。

張文襄待士

張文襄博學強識，口若懸河。或有薦幕友者，無不並蓄兼收，暇時，則叩其所學，率不能對其一，多有知難而退者。督鄂時，一日，有狂士某投刺入，命見。見已，遽曰：「我某某也。我通測繪學，公知否？」文襄命人授以紙筆，欲面試以窮其技，狂士一一臚列，瞭如指掌。乃大歎賞，即檄充畫圖局教習。某出，謂人曰：「某公固易與也。」

張文襄為某令之知己

張文襄入贊樞密，出任封疆，久鎮兩湖，政績卓著。其平日，凡僚屬秀異者，罔不加以青眼。某令者，歷任劇邑，號能員，適解任，僑寓省垣。一日，謁文襄，以楹帖進。文襄見而歎賞，立委某邑篆。句云：「師事幾人心北面，感恩知己首南皮。」

張文襄賞梁崧生

張文襄督鄂時，督署電報房領袖學生梁敦彥後為尚書字崧生者，時方專司譯電報事。向例，朔望行禮，文案委員與電報學生皆

分班行禮，梁在諸生之列，文案委員無一與談者。一日，文襄瞥見之，自曳其手，使廁文案委員之列，曰：「汝在此。」眾大愕。此後文案委員見梁，皆刮目視之矣。

潘文勤知趙舒翹

長安趙展如司寇舒翹以寒素起家，致位六卿。晚節不終，失身奸黨，論者輒詆訶之。然其歷官治事，實有過人之才，不可沒也。

趙初通籍，觀政刑部。京曹本清苦，刑部事尤繁重，俸入又最廉。趙聰強絕人，耐艱苦，恆布衣蔬食，徒步入署，為常人所不能堪。秦士官秋曹多有聲，趙尤冠其僚，論者謂薛雲階尚書允升以學力勝，趙則以天資勝，自二人外，前後數年，無第三人也。吳縣潘文勤公祖蔭官大司寇時，尤器其才，奏留，未五年，即以提牢廳補主事缺，總辦秋審，旋擢員外郎，外保京察一等。胡體安獄起，李鶴年為汴撫。初以王樹汶代體安死，暨樹汶臨刑呼冤，則又援強盜不分首從立斬律，當樹汶大辟，卒置體安不問。汴京官聯銜參奏，文勤力主提案至京，委趙主其事。讞垂定矣，文勤忽入李鶴年客某言，欲寢其事弗究，而仍依汴中原讞定案。趙持稿，上堂力爭，聲色俱厲。文勤不能堪，然心亦知趙所持正，顧未欲於眾司官前顯示詘伏。方猶豫，趙遽拂衣出，歸家繕呈，乞開缺回籍修墓，擬翼日入署呈遞，而文勤以是夕丁外艱矣。繼任者為南皮張文達公之萬，文勤於倚廬中手書致文達，略謂「趙司官學問才品皆不居第二流，蔭於五年中超擢其人，由筦股至律例館提調。前日之事，曲實在蔭。丈既接任秋卿，乞仍照趙君所讞定稟。趙君剛烈過人，尤望吾丈曲意保全之也。」時趙去志已決，文達以文勤手書示之，始已。是時趙名震中外，而人尤服文勤之勇於改過、篤於愛才也。

翁叔平知康長素

光緒戊戌，常熟翁叔平相國同蘇嘗於德宗前言及南海康長素主政有為，贊其才。蓋德宗奮發自強，欲求人才，一日，以康詢相國，相國對以「才勝臣倍」。

寶廷識吳武壯

光緒乙亥，吳武壯公長慶授真定鎮總兵。入覲，寶竹坡侍郎廷邂逅與之言，既定交，退而語人曰：「中興名將，吾見多矣，未見有氣度高朗若吳筱軒【武壯字】者。異時國家有事，建功者必斯人也。」

張翼受知於醇王

張翼字燕謀，順天通州人。父為諸生，貧甚。父歿，母姊藉針黹以度日。張為人牧馬，展轉至醇王邸。一日，王出，見張憐之，召問焉，應對有序。王喜，令充近侍。一日，王忽病，幾殆。群醫會商，非大黃不為功，顧以藥力猛，未敢用。張瞰知其故，毅然曰：「汝曹第開方，別將藥名重量，書條與我，我自購之，雜他藥中。脫有他故，我負其責，與汝曹無涉也。」藥進後，王病良已，問此方出自誰某，張直告之。王大稱歎，曰：「不料汝竟有此忠心，且有此膽。」次日，孝欽后及德宗往視疾，王具告之。孝欽亦稱賞，且曰：「俟張至二歲時，可令其作官。」時張甫成童也。張及冠，納資得道員，指省江蘇。時左文襄公宗棠督兩江，王於左陞辭時面託之。歷供要差，旋返直隸，督採開平煤礦，累遷至禮部侍郎，以開平礦事鐫職。張性孝友，年五，母怒時，輒長跪不起，待其姊甚厚，奩資達數萬金，姊有所求，無弗應。

醇王信任許恭慎

光緒癸未法、越之役，醇王以事關交涉，非尋常外侮可比，將發神機營出征。許恭慎公庚身不隲其策，乃委婉其詞，以書達之，略謂：「以王之訓練有素，自必所向克捷。惟慮南北水土異宜，且聞彼地有瘴，倘兵士遭瘴，有所挫折，不特有損天威，且於王之神武亦有所礙。」王大悟，謂許為知言。翌晨，要許於朝房，語之曰：「昨君書大是，見識遠到，匪急性人所思。且兵士戰死固為本分，若死於瘴，勢必挫損，豈不貽笑外人。吾昨已止前命矣。後有磋商事，還當不我遐棄耳。」由是王信任之彌篤焉。

袁忠節知施洛笙

施洛笙名亦爵，吳縣人。年六，從父賈於滬，執業之暇，輒就妻縣沈約齋習詩文，且工六法，似董香光。初主計於錢肆，繼司招商局筆札，有肆應才。時董局者為嚴芝楣，器之，及老病，薦洛笙自代。袁忠節公袒見其詩札，與訂交，語人曰：「此吳下後來之秀，非阿蒙也。」

希將軍悅羅某

湖北拔貢羅某，屢應鄉試不售，喟然歎曰：「人身在世，能幾何年。大丈夫欲立大事，成大名，必欲藉手於科舉，則終老泥塗耳。」時潘文勤公在朝，酷好金石，博收古代遺物。羅因以舊藏漢磚及最大之同缸載以北上，趨起燕京者久之，得識同仁堂主。同仁堂者，燕京藥肆，著稱於時，王公大臣所常藉以休息之地也。同仁堂主暇輒以羅意告潘，潘延羅入私邸，頗賞其所攜金石，問何所欲：「金耶？官耶？幕府耶？抑推薦他處耶？」羅曰：「他皆非所願，願得一書投吳大澂麾下，得行吾志，以報國家，則幸甚矣。」潘壯其言，作書命往投之。

時吳方駐天津，羅至，則吳已出關，羅孑身往從，裘敝金盡，困於逆旅。一日，有同寓之某見而問焉，羅悉告無隱。某曰：「惜哉，失此機會。顧吾子之意奚若？」羅曰：「吾仍願達吳帥處耳。」某曰：「關外險阻，非子身可行也。吾向隸希將軍麾下，將軍方招致南方士子，君能從我往，川資不足計也。」羅大感之，因偕行謁希。希與語，大悅，因以轉運之職託焉。凡三年，無過失。希曰：「今俄人野心勃勃，君為我偵之，可乎？」曰：「奚不可！」希曰：「俄近與吾國有隙，吾國人之履其境者頗危，君其珍重。」羅乃飾酒賈裝，操俄語，往西比利亞鐵路詳偵之。歸，以所得告希，上其所著見聞錄。希欲薦之，使得大用也，乃為達之部，部臣置不問，迺回里，時已保至浙省候補知縣矣。